

【外交史】

# 宣传与情报的共生：冷战前期香港美国新闻处对新中国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利用

翟 韬

**【摘要】**冷战前期,美国新闻署以及其驻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对华进行了大量的情报工作。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美国和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对抗逐渐激烈,美国新闻署的对华情报工作总体发展趋势越来越重要,最后甚至超越了宣传工作本身,成为宣传部门对华工作的头号目标。就工作类型而言,香港美新处对华情报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搜集和传播涉华信息、研究和分析涉华信息;就情报搜集和关注的焦点而言,宣传机构的搜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大事、新中国宣传和文化外交信息、世界各国涉华舆情、宣传项目的效果等几大方面。因而,香港美新处不仅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反中共宣传的中心,也成为美国决策者对华的“耳目”和美国对中国的“监听站”。这显示出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共生关系;同时宣传部门的情报工作和情报部门的情报工作相比也带有若干自身的特点。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冷战史;中美关系史;香港美国新闻处;宣传;对华情报

**【作者简介】**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美国研究》(京),2024.5.139~159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冷战视野下的美国与香港、台湾关系(1949-1979)”(项目编号:20BSS062)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新闻署(U. 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驻香港的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Hong Kong, USIS-Hong Kong, 下文简称“香港美新处”),是冷战时期美国驻外人数最多的宣传站点之一,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基地,甚至是当时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反共宣传和心理战中心。美国政府从这个宣传站点发布了大量反华反共的虚假信息,对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大本营”本身也是一个情报机构。

关于美国对华情报工作,学界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和外交部门(美国国务院),尤其是中国学者围绕此焦点出版了大型档案集和相关研究专著。<sup>①</sup>事实上,作为冷战时期“鼎鼎大名”的

对外宣传部——美国新闻署和其驻外宣传站点(美国新闻处),也从事了大量的情报工作——涉华信息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这常为人们所忽视。关注到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讲不算太多,代表性的是赵继珂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评介》,<sup>②</sup>该文总体上介绍了美国新闻署涉华情报研究报告的基本情况;另外,学界对美国对华宣传的中心机构——香港美国新闻处的研究也都认为这个机构是宣传机构和情报机构的“合体”,相关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涉及美新处的情报职能。<sup>③</sup>以上研究拓展了视野,使学界知悉美国宣传部门也存在大量的涉华情报工作,这对于美国对华情报史研究是一个极为有益的补充。

本文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国

内外学界尚无专文细致探究香港美国新闻处的对华情报职能方方面面的情况,上述相关成果往往是把情报和宣传职能一起研究,涉及情报问题的部分篇幅较短、信息量有限。对于宣传机构的情报职能,相关研究也缺少深入探讨,即宣传与情报这两种非常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工作,其关系为何,协同工作的机理又是什么。笔者系统搜集了香港美国新闻处对华情报的工作档案、美国新闻署大量涉华研究报告,考察美国宣传部门对华情报工作的演变发展、工作分类、关注焦点这三个大方面的问题,尝试思考美国对外宣传与对外情报工作的关系。

### 一、香港美新处对华情报工作的起源与演变

冷战时期香港是美国对华宣传和情报工作的中心和基地。<sup>④</sup>在香港,美国的外交部门(国务院情报部门和香港领事馆)、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在港情报站)进行的对华情报活动非常多。其实美国宣传部门(美国新闻署和香港美新处)在香港也有相当规模的涉华情报工作。香港美新处是领事馆下属的分支机构,与政治处、经济处平行,主要负责文化、宣传和公共外交事务。香港美新处在美国涉华对华宣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甚至是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宣传和心理战中心。不仅如此,香港美新处(以及上级组织美国新闻署)也做了大量对华的情报工作,不仅和领事馆、中情局在情报方面多有合作,属于美国政府的情报界的“准成员”,而且还带有宣传机构自身的特点。

基本上来讲,香港美新处的对华情报工作是配合着对华和涉华宣传工作一步步开展的,演变轨迹比较清晰。1949年中美交往大门关闭之后,美国就有了搜集新中国情报的需要。香港美新处实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上半年便开展工作了,也有了专门负责情报的分支机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新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扩大以及中美在亚洲对峙局面的形成,搜集新中国各种信息的工作被正式纳入宣传部门的职能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随着中美在东南亚乃至第三世

界形成越来越对抗的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事实上对华情报工作已成为香港美新处(甚至美国驻港领事馆)这个宣传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了。

从1949年到1953年,美国对华宣传主要是“拉拢”中国人民,大肆宣传中美友谊,离间中苏关系<sup>⑤</sup>;在另一条战线中国周边和东南亚则是“严防死守”新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力的双重“外溢”。<sup>⑥</sup>

宣传活动需要情报搜集工作的支撑。一方面,中美关系大门关闭,美国渴求得到中国的消息,宣传部门和情报部门都为美国政府搜集“竹幕”另一端的消息。早在1950年10月,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后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国务卿)对东亚、东南亚的使领馆负责宣传和信息的分支机构发去指示,强调搜集新中国信息的重要性。“国务院希望这些(中国)周边站点被指派从事关于中国事务特别工作的官员要做到:收集、评估和报告所有关于中国的情报信息,与当地华人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关系,以便挖掘关于中共的消息……。”<sup>⑦</sup>另外,文件还详细地罗列了一份搜集新中国信息情报的列表,主要分为如下五大部分:中共在大陆和华侨群体中的活动、中国政府和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的社会和教育、中国的经济,每个方面下还有更为丰富的次级条目。<sup>⑧</sup>另一方面,从一开始,香港美新处就开展了区别于情报机构的信息搜集职能——搜集新中国宣传部门的动向。<sup>⑨</sup>

此时香港美新处涉华情报工作就设置了专门的部门负责。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美新处设置专门的部门——宣传分析部(propaganda analysis section),进行新中国宣传情报信息的搜集和研究,该部门主要由中文官员(Chinese Language Officer)负责,再配上两名全职翻译。<sup>⑩</sup>

1953年以后,美国对华涉华宣传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基本渗透不进大陆,美国对华宣传逐渐偃旗息鼓,美国的宣传重点变为了在东南亚和中国周边

防止中国影响力“扩散”，塑造中国周边的舆论“环境”。美国宣传重点从“对华宣传”转变为了“涉华宣传”。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在远东的宣传部门启动了“报道中国项目”(China Reporting Program, CRP)。该项目是美国宣传部门专门应对中国对外宣传活动，在国际媒体上运用外文报道中国话题的宣传项目。<sup>①</sup>对华情报搜集工作从此在“报道中国项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56年以后，香港美新处正式把涉华宣传的“报导中国项目”及相关的情报收集研究工作列为一项工作职能。当时的香港美新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涉华宣传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情报工作。涉华宣传的“报道中国项目”是制作和提供“关于中共形势的英语的新闻材料、小册子、书籍等出版物材料，来支持不仅是亚洲，也在更远的范围内来反击中共的宣传和声明”；而情报工作则是“搜集关于中共宣传进展的消息，协助美国新闻署和华盛顿决策层(USIA-Washington)来规划、策划项目和评估”。<sup>②</sup>可以看到，香港美新处除了负责对世界舆论宣传新中国形象和话题以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以大陆宣传动向为重点的新中国全面信息。把情报工作列为宣传机构(美新处)主要工作职能之一，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香港美新处对这项职能也表示认可和自豪，报告中提到“我们是驻外部门当中唯一一个报道全部中共媒体和宣传情况的站点”。<sup>③</sup>之所以正式列为一个工作职能，最重要的原因是情报工作的作用被充分认识到了：除了常规的搜集新中国信息和宣传动向之外，香港美新处涉华情报工作的目标还有评估宣传效果和为上级部门提供辅助决策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美国宣传部门开始把情报搜集作为“报道中国项目”的一部分，说明此时美方开始出现宣传、情报职能一体化的工作观念。也就是说，“报道中国项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涉华宣传，第二部分是搜集中国信息及其宣传情

报。<sup>④</sup>香港美新处的上级巡察部门在数年之后做工作总结的时候，也是这么定位的：“1956年开始，(香港美新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研究报告和资料搜集；二是产品和服务。”<sup>⑤</sup>前者指的是对新中国宣传的研究报告和对新中国宣传资料的收集；后者指的是涉华宣传的各种媒体产品，诸如刊物、新闻、书籍、广播等。

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此时上级巡察部门明确表示，香港站点负担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工作职能：“所有新闻处的职员(都拥有)准情报人员性质，要求掌握香港舆论和中共政策与宣传的新趋势。”这是宣传部门“宣传情报一体化观念”的生动写照。<sup>⑥</sup>

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约翰逊总统结束任期的1969年，由于中美从缓和走向对抗、双方都重视在第三世界的外交、美国评估中国外宣“攻势”加强等原因，美国涉华外文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报道中国项目”成为多语种、覆盖全球(主要在第三世界)的宣传项目，也是美国新闻署最重要的文化宣传项目之一。<sup>⑦</sup>该项目下的情报工作更加受到重视，地位急剧上升，甚至超越了宣传本身成为美新处最重要的职能。

1959年，美国新闻署给香港美新处搜集信息和研究这项职能以极高的定位。首先，美新署定位“美国在香港目标”就是情报信息工作：“香港是最重要的中共信息的来源，美国在港外交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华盛顿和其他站点搜集和评估这些信息。”这种工作定位之下，香港美新处的职能第一项就是情报搜集工作，“为其他站点和美国新闻署搜集中共宣传政策和项目、中国大陆现状的信息”，第二项工作才是反共宣传活动，“鼓励反共元素”。<sup>⑧</sup>到了1962年，美国在香港的外交总目标除了“(香港)不被中共占领”之外，首要的就是“搜集大陆信息”，美新处的职能则完全成为“一是搜集大陆信息；二是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宣传中共形象”，还是情报工作位列第一，宣传工作位列第二。<sup>⑨</sup>这些都显示出，信息搜集和研

究项目其实是美国外交部门定位的香港美新处,甚至整个香港领事馆最重要的职能。而且可以看到,从1949年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搜集分析大陆信息的情报职能越来越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香港美新处的情报搜集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1966年以后到1969年美新处工作主要围绕搜集“文革”信息开展。“文革”爆发之后,“报道中国项目”全面对其跟踪和报道:“对于香港美新处来说,‘文化大革命’影响着我们的全部活动,我们全神贯注地关注着这场混乱,而且相关信息需求量巨大。展现中共弱点不再是资料匮乏的问题了,而是资料太多了……所以我们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跟上大事件,如何呈现,如何……满足其他站点的需求。”“文革话题主导了我们整年工作,我们系统按照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追踪和报道。”<sup>①</sup>到了1969年,中国“文革”高潮已过,美国也完成了换届选举,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和对华宣传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宣传部门的对华情报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 二、香港美新处的对华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

香港美新处的对华情报工作主要范围有两大类,一类是情报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一类是对情报信息的研究和分析。

### (一)情报的搜集和传播

香港美新处的情报搜集工作首先就是搜集新中国宣传工作的动态。“本部门最重要职能是观察和报告中共宣传状况”。<sup>②</sup>设立之初,美新处主要关注新中国对内宣传的材料,尤其是关注为学生和知识分子准备的《学习》和“专门为几百万政工出墙报和公共集会用的”《宣传手册》(一月一期),<sup>③</sup>还搜集新中国的画报、卡通宣传画等杂志。<sup>④</sup>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美新处持续“搜集、转发和报告不同类型的中共出版物”。<sup>⑤</sup>到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美新处密切关注中国对外、对内宣传的动态,搜集宣传品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据称美新处常规阅读和监控大陆每日出版的党报和7份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期刊,所有大

陆出版的英文书籍和小册子,部分中文书籍和小册子,新华社英文消息,也关注“非共产党国家关于中共的出版物”。<sup>⑥</sup>美新处还搜集新中国宣传图片<sup>⑦</sup>和《中国画报》<sup>⑧</sup>,还“统计中共宣传的数据和事件以备报告参考”。<sup>⑨</sup>

美方搜集情报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被美国称为“流亡者”的群体,即大陆赴港移民。美方一直很重视从大陆来港人员口中了解新中国各种信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对“流亡者”的访谈,采访者一般会录音,访谈后把录音翻译为英文,形成了一篇篇口述的情报信息。<sup>⑩</sup>

20世纪60年代,美新处编辑了一本专门的情报资料类刊物——《(对华宣传)研究背景》(Research Backgrounder)。据称《研究背景》主要是香港美新处从大陆媒体翻译过来的资料汇编,每一期一个或者若干个主题。<sup>⑪</sup>香港美新处自己定位《研究背景》“是学术性极强的作品,提供给严肃的学生、学者和记者”。该刊物一期最长篇幅达到936页,每期出版几百本。《研究背景》涉及的主题包括如下:《中日贸易》《天主教在中国》《中苏友好协会》《共青团》《中国土地问题系列》(共三册)<sup>⑫</sup>,以及“人民公社”“中国印度边境问题”等等<sup>⑬</sup>。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其他部门也在搜集大陆讯息,比如领事馆有专门的媒体监控部门,编辑的资料有《中国大陆媒体调查》《中共杂志摘要》《索引》等,香港美新处也协助这项工作或者帮助其传播。<sup>⑭</sup>

香港美新处除了搜集大陆信息之外,就是搜集美国对华涉华的宣传效果和中国对外宣传的效果。监测美国之音(VOA)的收听情况是香港美新处情报部门最常规的工作之一,<sup>⑮</sup>美新处自诩“评估美国之音在大陆收听情况,我们的研究部门是目前唯一的信息来源”<sup>⑯</sup>。香港美新处还对站点的重点宣传刊物《今日世界》(中文)、《(共产党中国)当前实况》(英文)等出版物进行效果评估。<sup>⑰</sup>香港美新处也关注新中国在香港的宣传效果,监测香港受众对大陆出版物的反应、大陆在港宣传的强度和范围<sup>⑱</sup>。

搜集的情报首先就是为了对外宣传和传播之用。香港美新处常规地向美国驻其他国家宣传站点和媒介提供自己搜集的新中国对内对外宣传的一手资料,“应别的站点要求,提供中共宣传全文、照片、卡通等,比如给贝尔格莱德、西贡、吉隆坡、曼谷、东京和雅加达(的美新处)”。<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美新处搜集资料的对外传播,并非主要提供给美国政府的各个宣传机构,而是主要提供给私人媒介,尤其是记者,也提供给对华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用以研究。美新处会提供一些渠道协助媒体人或者研究者获得中国大陆信息,“许多作家和研究人员乐于会见可以提供(大陆)消息的人,来获得一手材料和大陆最新发展情况,比如我们为一些美国新闻记者牵线搭桥,联系流亡者进行访谈”。<sup>④</sup>再比如,上述提到“报道中国项目”下的重要资料汇编《研究背景》,该刊物并非直接供给媒体和美国在各地的新闻处宣传之用,而是为在港、经港的记者(后来扩展到全球记者)、学者甚至作家提供信息,作为这些群体研究新中国的“研究背景”之用。<sup>⑤</sup>香港美新处也经常“提供特别研究报告、简报和背景材料给国外媒体人”,<sup>⑥</sup>还为民间媒介和个人预订使馆的其他资料。<sup>⑦</sup>美国新闻署派往亚洲的巡察官员也提到,美新处的情报研究部门直接服务于各地记者。香港美新处采取了“一项特别的活动用来与亚洲记者搞好关系”:香港美新处的情报研究办公室接受亚洲记者的来访,并接受记者们来函协助其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帮助搜寻特定的涉华信息。<sup>⑧</sup>可以看到,香港美新处不仅为国外记者提供直接宣传中国的素材,还给记者和研究者提供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这是在有意“培育”美国影响下的涉华报道者。

除向媒体传播外,香港美新处还向国外民间组织甚至外国政府传播自己搜集的涉华情报信息。香港美新处“不仅服务于美国宣传系统,还能影响国外意见领袖”,如澳大利亚军事部门、拉美传教士、日本的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sup>⑨</sup>

搜集的情报信息第二个用途是服务于该部门和外部门的信息存储与查询功能。香港美新处搜集的大量新中国资料是用来供美国宣传系统内部存档和咨询之用。一方面美新处的常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上级单位——美国新闻署留存资料,文件显示情报工作首要的就是把情报,尤其是各种中国刊物、电影、广播录音等媒体资料“给华盛顿(美新署)备案”;<sup>⑩</sup>另一方面,上级部门美新署也常下达任务主动要求香港美新处搜集某类资料,<sup>⑪</sup>例如香港美新处一项“特别服务”就是帮助美国新闻署图书馆搜集和购买中国大陆的宣传书籍。<sup>⑫</sup>另外,香港美新处也给本领馆其他部门提供服务,“报道中国项目”既支持香港领事馆的工作,给其他各个处提供中国大陆的时新信息,<sup>⑬</sup>也为领事馆的员工图书馆提供相关的信息。<sup>⑭</sup>香港美国新闻处也给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研究中心提供新中国的材料。<sup>⑮</sup>

另外香港美新处也积极为社会层面提供关于新中国信息的查阅和研究的便利。由于美方判断“报道和研究中共的必不可少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所以“报道中国项目”用经费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图书馆”,提供关于新中国整体的信息和新中国宣传的简报和背景资料。<sup>⑯</sup>在这间图书馆里美新处给社会人士提供场地和资源进行资料查阅、资料编辑和咨询。<sup>⑰</sup>图书馆除了开放给研究者,也开放给社会上“其他感兴趣的人”。<sup>⑱</sup>

香港美新处搜集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信息还会有一些“反制”的功用,比如靠着这些情报,搞清楚并且解雇了香港一些广播机构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另外靠着这些信息“弄清楚了56个中共‘前线’出版社,这样就可以不让他们的书进入东南亚亲自由世界国家”。<sup>⑲</sup>

## (二)情报的研究与分析

除了情报的搜集和传播之外,香港美新处情报工作还有很重要一个职能就是对情报的研究与分

析。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香港美新处编辑的《中国宣传评论》(Chinese Propaganda Review),这是一本内部杂志,为半月刊,主要分析和介绍中国大陆宣传刊物中体现出的重要宣传方针政策、宣传题目和宣传策略。<sup>55</sup>创办之初,《中国宣传评论》栏目和主题较多,一般包括如下栏目和信息:两周之内新中国宣传的重要信息摘要;在香港市面上不易获取的新中国宣传报纸杂志的内容翻译;若干篇研究性论文,主要关于某个新中国宣传运动或政策的大事记,分析其宣传题目、蕴含的观点、宣传手段。该刊物的内容既有情报研究分析,也有信息内容汇编,总体来讲是以研究和分析的内容为主。该刊物在1952年年中以前是栏目和内容较为分散的风格,之后则改为一期设定一个主题,尽可能集中、全面地把涉及的题目分析透。

《中国宣传评论》主要关注的是新中国对内对外宣传的话题,诸如新中国如何通过驻外国使团进行外宣、新中国如何宣传日本和印度的形象和话题、新中国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必有冲突”。但该刊物不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大陆各个方面的信息也都有涉及,如“中苏友谊”“国家建设”“税收方法的改变”等。<sup>56</sup>到了1953年上半年,由于人员减少、经费紧张和港英政府的阻拦,《中国宣传评论》停刊。但香港美新处还在“继续紧密追踪中共宣传行动和手段”。<sup>57</sup>

尽管刊物被迫停刊,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情报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一直在持续。随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和对外宣传规模越来越大,美方显著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追踪新中国的新闻、广播、电视、电影的进展情况,<sup>58</sup>在此基础上美新处撰写了相关的研究报告,主要关于新中国的海外文化代表团、每年新中国外宣各个媒介的进展情况。<sup>59</sup>长此以往,香港美新处和美国新闻署的情报研究部门产生了大量的研究类报告。在这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报告题目

如下:《人民公社中的生活》《中共的文化交流》《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共受教育的情况》<sup>60</sup>《1958年中共的教育发展》《中共反日宣传运动》《评论中共电影〈风筝〉》<sup>61</sup>《中共接受外国访客》《西藏叛乱与中共宣传》(7册)、《少年先锋队》《中国拉美文化交流》《中共在柬埔寨宣传的几个方面》。<sup>62</sup>

除了常规性的研究新中国宣传的信息之外,香港美新处还有一些临时的研究任务,包括美新处主动进行的和美国新闻署下达的研究任务,如“中国与印度支那关系”“中共关于肯尼迪的报道”“苏联宣传在香港”等,<sup>63</sup>除此之外,还会研究大陆对内宣传和在香港的宣传活动。<sup>64</sup>这些都是根据具体形势或者突发事件的临时需求而进行的研究。

这些研究报告和分析的成果,除了美国新闻署和香港美新处本身决策用途之外,最主要的用途是传播:“研究中共宣传的报告,被外国记者用作文章材料,我们自己办的杂志也用这些报告。”<sup>65</sup>“报道中国项目”下面旗舰的外宣刊物《当前实况》(Current Scene)是一个深度的评论杂志,每一期都有1/4的篇幅刊载香港美新处关于中共宣传的研究报告。<sup>66</sup>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有:1960年的《中共文化交流》<sup>67</sup>《西藏话题》《中苏关于“外蒙”的矛盾》《中共工业衰退》《中苏论战》等。<sup>68</sup>还有就是前述的《中国宣传评论》,该刊物除了美国宣传部门自己使用之外,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使用,采取订阅制,文件中提到1952年“增加了90位订阅者”,该刊物也通过其他渠道在他国政府内部传阅。<sup>69</sup>

香港美新处的情报部门还要“提出反宣传题目方面的建议,在每周美新处工作人员会议上交流,也向领馆政治处和总领事提这些建议”。<sup>70</sup>

关于情报研究的效果美方给予了积极评价。柬埔寨的金边美新处称赞香港美新处提供的材料对于“中立国家”有用。金边美新处的反馈是自身缺少人手,但是香港的材料起到了作用,比如小册子《中共在柬埔寨宣传的几个方面》,很有效地应对了舆情局

势。<sup>①</sup>秘鲁的马拉什美新处(USIS-Maras)的反馈说,香港美新处提供的关于西藏的报告,马拉什美新处寄给了60名媒体编辑,得到了积极反馈。<sup>②</sup>美国驻香港情报界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政治处也觉得这些研究报告和材料有用,<sup>③</sup>而且这些研究报告等“不仅服务于美国宣传系统,还能影响国外意见领袖”,“全世界学者和记者表示欣赏”。<sup>④</sup>

另外就是美国新闻署也对香港美新处研究项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国新闻署评价香港站点的研究和调查工作,称其使用一手和可靠的材料清楚掌握了新中国对内对外宣传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美国新闻署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有想象力和系统的研究项目”,也评价说香港美新处的这些研究报告和美新署的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s)“特别有用”。<sup>⑤</sup>美国新闻署也表扬了这些情报和信息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美国了解非常陌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新闻署说:“共产党中国一直是20世纪中期‘神秘’的国家和社会。(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新闻署来说很重要,因为她是美国在亚洲公开的敌人……,以及一块社会试验的区域,而在这其中心理因素扮演特别的角色。”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新中国对美国宣传部门来讲特别重要,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美对抗和两国社会发展模式竞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新中国国家和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心理动员、文化宣传方面,非常值得研究。美国新闻署因此对该研究项目表示“赞扬”和“认可”。<sup>⑥</sup>

### 三、美国新闻署(处)搜集新中国情报的内容和焦点

对美新处情报工作的演变和两大工作类型(搜集与研究)进行分析后,一个很自然想到的问题就是:美国宣传机构的情报工作关注的内容和焦点是什么,与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有什么区别?

美国新闻处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新闻署(宣传部)系统对华情报的搜集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层次:首先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方方面面的信息,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大的方面。看起来和情报部门

的焦点雷同,实则宣传部门具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征就是搜集的“战略情报”是宣传功能和情报功能合一的,即搜集的情报信息是可以用来进行宣传的信息,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以搜集负面信息为主;其次则是搜集和宣传部门职能相一致的信息,即追踪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动向,也就是说宣传部门搜集关于对手宣传工作的信息。这一类搜集的信息量最多、最大;再次,搜集支撑宣传部门决策和活动开展的背景信息,比如宣传效果的评估信息,用以改善节目质量,再比如搜集世界各地对华的舆论动向,用以开展涉华宣传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华政策制定。

香港美新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搜集情报的提纲,笔者搜集了1950年、1957年、1959年(2份)、1962年4个年份的5个涉华情报搜集和研究的提纲。美国新闻署专门的情报分析和研究机构也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根据相关数据库和缩微胶卷,在20世纪50~60年代专门涉华研究报告有50多个。笔者根据以上两部分材料为分析蓝本,来梳理美方情报工作焦点和内容。

#### (一)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

1950年10月,国务院的公共事务部门详细地罗列了一份搜集新中国信息情报的列表,主要分为如下五个类别:“共产党中国”在大陆和华侨群体中的活动、中国政府和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的社会和教育、中国的经济,每个类别下还有更为丰富的次级条目。<sup>⑦</sup>

第一大类是“共产党中国在大陆和华侨群体中的活动”,包括党的规章制度、宣传媒介和活动(包括各种政府声明和小册子)、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党政军关系,还有党内“异见”和“党内派系”。

第二大类是“中国政府和政治”,包括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政府会议报告、半官方机构的会议报告(如纺织工业)、行政法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的角色、政府法律和指令(税收、土地、贸易等方面)。还

有“国家组织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的历史与现状；非国家组织，如少数民族团体和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国内安全系统；政府人员的个人信息。

第三大类是“中国对外关系”，包括条约协定等外交关系文本、苏联影响和“渗透”、苏联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中国民众对于苏美两国和美国远东行动的态度、中共对周边国家的态度。还包括中国中央与“边境地区”（美方指的是西藏、新疆、与“印度支那”接壤的地区）的关系、新中国对华侨开展的活动、中国人的移民海外的情况。

第四大类是“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包括社会组织的变化、乡村生活和治理；中国的教育体制；人口统计；中国内部的“移民”和“难民”。

第五大类是“中国的经济”，包括政府的经济规划和“控制”、农业政策和项目、交通和贸易公司的组织情况，以及1949年之前美国在华经营的经济项目在1949年之后的情况；工业进展情况，诸如东北工业状况、矿业、交通建设、水利和电力工业、苏联对工业的影响；以及各级政府预算数字及经济政策、对外贸易、银行、私人企业，还有就是“中共鼓励侨汇”等情况。<sup>⑧</sup>

由此看来，这份提纲和中情局、国务院对华搜集情报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中情局和国务院的情报搜集更偏向重大战略方面的信息如核武器，涉及中外关系、中国外交多一些。<sup>⑨</sup>最初宣传部门搜集情报方面并无太多的部门特色，从属于外交系统的偏好。<sup>⑩</sup>

1962年，美国新闻处新出台一份对华搜集情报和信息的提纲，与1950年的提纲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份提纲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第一大类是“内部事务”，第二大类是“对外事务”。<sup>⑪</sup>

“内部事务”主要包含五小类：第一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包含对“政权普遍不满意的证据”和所谓“政权控制人民的现状”，以及“流亡者现状”。第二类是“教育、科学和技术”，包括“知识分子对

党无保留支持的失败”“中共和原子弹”“封闭社会和当代的文化贫乏”。第三类是“宗教”的一些负面信息。第四类是“工农经济”，包括“大跃进”造成的食品短缺、“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腐败和盗窃”，通货膨胀问题，“工业下跌，基建减少”。第五类是“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局势”。<sup>⑫</sup>

“对外事务”包含三小类：第一类是“对外政策的目标和行动”，包括“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证据”“能够反映出(新中国)对拉美、非洲地区对外政策意图的信息”“边境冲突或边境谈判的证据”“中共与北越和老挝的关系”“暴露中共对外宣传的技术技巧，诸如‘人民外交’和(新中国)安排的国外领导人的赴华访问”“中共对联合国地位的寻求”。第二类是“中共官僚机器的(涉外)活动”，包括“试图促进海外‘武装斗争’”“在其他共产党(国家)搜集苏对抗的证据”“北京(大陆政权)对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角色的估计”。第三类是“贸易和援助项目”，包括新中国购买粮食的情况和出口食品的情况，“对外国际贸易的缺乏”“(中国的)贸易从共产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的转移”“(中国)未能实现的对外援助许诺”“苏联对华援助项目和技术援助的现状”“中共对诸如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的援助项目的情况”。<sup>⑬</sup>

从大条目上看，1950年和1962年前后两版信息收集提纲的框架和内容相似，但是也有一定区别。首先，1962年版的内容相较于1950年版更加细致，增加了很多方面的信息搜集，比如宗教的内容，新中国对外关系方面信息的搜集也比之前丰富得多。随着新中国建国时间愈久，地区影响力增加，搜集的信息也随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除此之外，最大的区别在于1962年的情报搜集提纲体现了宣传和情报合一的趋势。这份提纲与其说是一份情报提纲，不如说也是一份宣传提纲，各个条目搜集的信息大部分着眼于负面内容，即搜集特定的负面信息。所以很多条目不是描述客观事物的名词，而是



判断句。其中没有信息中立的概念,而是结论先行。原因是信息的搜集不是为了信息本身,而是为了宣传之用。<sup>⑧</sup>

## (二)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和文化活动信息

香港美国新闻处搜集的对华情报档案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围绕着新中国的宣传情况和宣传动态。香港美新处上级一份巡查档案非常典型地交代了这方面工作:“不像其他站点的研究项目,香港(美新处)的研究项目主要不是研究和评估民意,而是研究中共的宣传。”<sup>⑨</sup>

如上文所述,从1959年开始,美国宣传部门的情报工作愈发重要,在当年同时出现了两份搜集新中国宣传的提纲,结合在一起,大致能从中分析出美国在此方面工作的总体思路。文件形容要关注新中国宣传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宣传:宣传方针、宣传运动、大众媒体发展、主流媒体的特点、具有宣传意义的特别事件”<sup>⑩</sup>;另一方面是新中国对外国的交流和宣传,重点包括:中国总体对外以及具体对某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关于中国与某国家关系的对外宣传、涉及某国的对外对内宣传。<sup>⑪</sup>关于新中国的对内宣传,美方主要关注的是宣传工作的各个要素,对外宣传方面美方则主要关注的是对某国(区域)和关于某国(区域)的文宣信息。

结合其他情报搜集提纲和宣传计划、评估报告,我们可以对美方搜集中国文化传播情报得出更为详细的信息。

具体而言“对内宣传”通常包括:一是宣传政策和方针,如新闻处特别提到要注意“中共改变宣传立场的研究”<sup>⑫</sup>。二是宣传题目和运动,如美方关注新中国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必有冲突”<sup>⑬</sup>。三是宣传的媒介和媒体,这方面是美方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关于大陆媒体进展的统计数据,<sup>⑭</sup>以及新中国的内宣报刊,如前述提到的大陆内宣刊物《学习》和《宣传手册》。值得一提的是美方也关注大陆如何编纂和传播中共党史(在美

方看来这是一种内宣手段),美新处组织人力把大陆编纂的中共党史翻译为英文来研究和分析。<sup>⑮</sup>美方还关注中国大陆的教育(在美方看来这也是一种内宣手段),如一份研究报告的名称就是《1958年中共的教育发展》<sup>⑯</sup>。四是宣传机构和机制,美方特别提到了“宣传机构”——少先队、青年团<sup>⑰</sup>、中苏友好协会<sup>⑱</sup>。五是宣传事件,如美方特别关注中苏论战,<sup>⑲</sup>美方还出台了《西藏叛乱与中共宣传》(7册)的研究报告<sup>⑳</sup>。

“对外宣传”包括的内容比较具体。对于中国如何宣传中外关系、如何宣传某个国家(区域)是主要的关注点。比如关注大陆对于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埃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宣传的要点<sup>㉑</sup>,美方还尤其关注新中国如何宣传日本和印度<sup>㉒</sup>,并撰写了研究报告《中共反日宣传运动》<sup>㉓</sup>。与此同时,美方也关注新中国针对某国家地区的宣传活动,先后有《中国和拉美的文化交流》《中共在柬埔寨宣传的几个方面》等报告。<sup>㉔</sup>

除此之外,美方也十分关注新中国外宣的媒介,诸如对中国外文刊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是被美方称为“中国最好的外文期刊”的《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sup>㉕</sup>。又如通过中国电影进行的外宣,发布报告《评论中共电影〈风筝〉》。美方还研究新中国如何利用驻外国使团宣传。<sup>㉖</sup>美方也特别关注新中国“利用文教交流”的外宣手段,诸如:《中共的文化交流》<sup>㉗</sup>《海外华人学生在共产党中国受教育的情况》<sup>㉘</sup>《中共接受外国访客》<sup>㉙</sup>等等。美国还非常关注新中国在香港“辐射”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宣传活动,如关注“附属于共产党的香港出版机构”和“当地(香港)为印度尼西亚(华侨)出版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等等。<sup>㉚</sup>

## (三)关于宣传效果和世界涉华舆情的信息

香港美国新闻处和美国新闻署也非常注意搜集支撑决策和活动开展的背景信息,比如宣传效果的评估信息,用以改善节目质量和文宣效果;再比如搜

集世界各地对华的民意,用以开展涉华宣传,甚至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华政策的策划和制定。

首先,香港美新处会进行宣传效果的评估。如上文所述,美方主要是搜集关于“美国之音”节目效果的信息。大体上包括:访谈曾在大陆收听过“美国之音”的赴港者;对于“美国之音”新闻节目的调研;特定规划项目的评估。<sup>⑩</sup>美新处还撰写了大量的评估图书馆项目可行性和可能产生效果的研究报告。<sup>⑪</sup>

其次,美国新闻署和香港美新处搜集支撑决策的背景信息和研究建议。上级行政部门提到香港美新处研究部门两个层面的工作包括,第一是为“基层”服务:为自己站点和“其他美新处站点提供决策规划和行动的背景信息”;第二是为“上级决策部门”服务:“为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对外宣传总体提供背景信息、决策规划的信息,以及提供在国会作证的资料”。<sup>⑫</sup>

这突出表现在美国新闻署研究部门的“特别报告”上。笔者搜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部分美新署研究报告,其中在20世纪50~60年代涉华的专门报告就有50余份。大多数报告集中在第一类:美国新闻署着重搜集与分析对重大涉华事件的世界舆论反应,比如世界舆论对如下事件的反应: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论战、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再如比较具体的一些话题,尤其是特定人群或国家对某事件的反应:对1958年台海危机(“金门马祖事件”)的盖洛普舆论调查的分析(1958),中印冲突事件期间的印度舆论反应(1962),日本舆论对中苏、中印冲突的反应(1963),“自由世界”舆论对中苏论战的反应(1964),西欧人如何看待中苏冲突(1964),日本如何看待中国、越南战争和美国防务合作(1967)。<sup>⑬</sup>美国非常重视涉华的国际舆情,即世界舆论以及各个具体国家在重大涉华国际事件(事态)中的态度、立场,以及这些和美国观念是否相左,这些都可以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

要考量因素。

第二类报告是美国新闻署对世界媒体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华看法进行的搜集和研究,研究报告涉及的题材包括诸如尼日利亚、肯尼亚、菲律宾、日本和西欧、泰国、中国邻国、拉美领导人、远东精英等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sup>⑭</sup>美国也非常重视实时搜集和分析各个国家甚至是各个阶层界别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从国家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亚非拉)、中国周边以及美国盟友的对华看法,还比较关注精英和领导人的群体。理论上,这些信息对于美国制订其第三世界政策、对中国周边地区(如东南亚、日本等)的政策有参考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在笔者研究时段中,尤其是肯尼迪任期和约翰逊任期前期(1961-1965年)美国决策者非常重视国际舆情,肯尼迪经常直接询问美国新闻署的民意调查机构相关事宜,舆情调查甚至直接影响了肯尼迪政府的决策。<sup>⑮</sup>本文研究的涉华舆情报告几乎囊括了20世纪50、60年代所有的和新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尽管这些涉华舆情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还不十分确定<sup>⑯</sup>,但仍可以看出在美国宣传系统内部的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中,舆情调查分析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 结语

美国宣传部门在冷战高潮时期建立了“蔚为壮观”的涉华情报搜集网络,也产生了大量的情报分析研究“成果”,以香港为中心构建起了针对新中国的“信息/情报帝国”(empire of information)。香港美新处不仅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反中共宣传中心,而且也成了美国决策者对华的“耳目”和美国对中国的“监听站”。<sup>⑰</sup>时至相当晚近的时间段,香港仍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宣传渗透的重要基地,也是美国搜集中国大陆情报的“间谍之都”。因而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在港宣传和情报工作及其关系,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能够窥见美国宣传和情报工作运作的一些特点。我们从美国宣传部门的情报工作可以看出,宣传和情报这两者是密切配合、联动发展的,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对华政策。文化冷战的最经典案例——美国利用“自由文化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对西欧知识界进行宣传渗透,实际是由情报部门发起的宣传活动,这本身就体现了美国情报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互渗律”和“共生性”。本文的研究则揭示出美国涉华宣传部门也开展了大量的情报工作,这在反向上也证明了情报和宣传的“互渗律”和“共生性”。正如美国新闻署官员所提到的“每个宣传员都是一个准情报员”。

同时也应该看到,宣传部门的情报工作有着区别于情报部门工作的鲜明特点:美国新闻署系统的情报工作处处着眼于其本职工作——宣传、传媒、公共关系。第一,宣传部门搜集情报的目标不仅是给高层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传播信息。宣传工作需要大量信息,除了依靠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搜集,美国新闻署这类宣传部门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信息搜集系统。顺理成章的是,美国新闻署的情报部门和全球媒体、私人机构、职业作家等社会媒介“打得火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传播”的关系;第二,在情报工作中,宣传部门的“部门偏好”体现得也非常鲜明,即搜集对手的宣传做法、宣传的机构机制等,美国新闻署各个部门很有探究同行做法的“好奇心”,美方研究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对内宣传、媒介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兴趣和“认真”程度不亚于职业学术界,产生的“研究成果”也比学界研究多得多;第三,与前一点非常相关的是,宣传部门着眼于“公共关系”(“公关”),是美国政府部门中最注意心理因素和舆论因素的部门,搜集的信息和情报大都围绕着各国民意的向背和世界舆情的变化;第四,宣传部门对于政策效果的情报信息有着律令般的执着。由于宣传效果不易证明、效果信息不易搜集这一天然弱点,导致宣传机构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时时受到质疑,宣传部门时常花大力气搜集宣传政策的

执行情况和宣传效果的信息,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相比,也是很突出的特征。

非常感谢《美国研究》专家的匿名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 注释:

① 参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全八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在这部档案集基础上相关作者还出版了研究著作,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

② 参见赵继珂:《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评介》,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5~178页。

③ 参见 Lu Xun(吕迅),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17 ~ 141; Chi-Kwa Mark, "Controlling the American Diaspora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Covert Action, and Propaganda," in Chi-Kwa Mark ed.,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New York: Oxford Press, 2004), pp. 177 ~ 215; Johannes R. Lombardo, "A Mission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1949-1964," in Richard J.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t Rawnsley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 Co., Ltd., 2000), pp. 83 ~ 101。

④ Lu Xun,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pp. 117 ~ 141.

⑤ 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载《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第70~84页。

⑥ 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第1~16页。

⑦ Reporting on Chinese Subjects at Certain Posts in Asia, October 16, 1950, RG 59,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2D365, Box 47,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t College Park, MD(NACP).

⑧ Enclosure No.2, Intelligence Topics of Interest to DRF/China Branch, in Reporting on Chinese Subjects at Certain Posts in Asia, October 16, 1950.

⑨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for May 31, 1951, August 27, 1951,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8-2751, NACP;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2575, 511.46g/10-952, NACP.

⑩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⑪ 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第5~6页。

⑫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⑬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⑭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⑮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⑯ Inspection Report of USIS-Hong Kong, September 23, 1955,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⑰ 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第6~9页。

⑱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⑲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⑳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 March 9, 1967, RG 306, R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1955-67(E 1039), Box 12, NACP.

㉑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for May 31, 1951, August 27, 1951,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8-2751, NACP.

㉒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for May 31, 1951, August 27, 1951,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8-2751, NACP.

㉓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㉔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㉕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RG 306,(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㉖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㉗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㉘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㉙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㉚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㉛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㉜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③③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③④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VOA Listeners on the Mainland, USIS–Hong Kong, May 14, 1957,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该档案一共收录了 12 份香港美新处对于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的调查报告, 在此不一一列出。

③⑤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③⑥ World Today Readership Among Hong Kong College Students, January 28, 1969,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Current Scene Readership Survey, March 22, 1966, Records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③⑦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③⑧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5, January 12, 1966, RG 306, R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1955–1967(E 1039), Box 12, NACP.

③⑨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④⑩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NACP;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④⑪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RG 306, (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④⑫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NACP.

④⑬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④⑭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④⑮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④⑯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④⑰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④⑱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④⑲ 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④⑳ 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④㉑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④㉒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NACP.

④㉓ R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 July 15, 1966, RG 306, (Africa / 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How to Target a Library—Part One: Hong Kong Library One and Two, April 16, 1969,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How to Target a Library—Part One: If You Can't Bring the People to the Library, Take the Library to the People, June 11, 1969,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Microfilm), Part I: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香港美新处关于图书馆的文件还有若干份,在此不一一列出。

⑤4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⑤5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10-952, NACP.

⑤6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March 26, 1953,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3-2653, NACP.

⑤7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3)ending May 30, November 19, 1953, RG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8-1953, NACP.

⑤8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⑤9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⑥0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⑥1《风筝》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奇幻儿童片,于1958年12月17日在法国上映。该片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一只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与中国的小朋友结下友谊的故事。

⑥2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⑥3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⑥4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⑥5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⑥6 1959年2月份之后美新处开始把研究报告统一放到《当前实况》中邮寄出去,即研究报告通过《当前实况》发行传播,当时共100个报告,其中36个通过《当前实况》面世。见 Assessment Report - USIS - Hong Kong - 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关于《当前实况》的研究,还可参见翟韬:《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的目标人

群与媒介运用》,载《史学集刊》,2023年第6期,第66~68页。

⑥7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⑥8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⑥9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⑦0 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⑦1 Agency and Other Posts Commends on Hong Kong Research Materials, September 30, 1959, USIS-Phnom Penh, in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NACP;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NACP.

⑦2 Agency and Other Posts Commends on Hong Kong Research Materials, September 30, 1959.

⑦3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NACP;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ebruary 6, 1964, RG 306,(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⑦4 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⑦5 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⑦6 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⑦7 Enclosure No. 2, Intelligence Topics of Interest to DRF/China Branch, in Reporting on Chinese Subjects at Certain Posts in Asia, October 16, 1950.

⑦8 Enclosure No. 2, Intelligence Topics of Interest to DRF/China Branch, in Reporting on Chinese Subjects at Certain Posts in Asia, October 16, 1950.

⑦9 参见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⑧0 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之前,对外宣传部门也是归外交部门(国务院)管辖的。

⑧1 USIS-Hong Kong Plan, January 27,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E 1047), Box 3, NACP.

⑧2 USIS-Hong Kong Plan, January 27,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E 1047), Box 3, NACP.

⑧3 USIS-Hong Kong Plan, January 27,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E

1047), Box 3, NACP.

⑧这份提纲开篇便交代:以下是“报道中国项目”的主要题目,一方面要搜集资料,一方面要进行宣传材料的制作(process materials)。参见 USIS-Hong Kong Plan, January 27, 1962。

⑨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⑩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⑪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⑫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⑬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March 26, 1953.

⑭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⑮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⑯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⑰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⑱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⑲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⑳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㉑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㉒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March 26, 1953.

㉓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㉔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㉕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㉖USIS-Hong Kong Semi-Annual Report, March 26, 1953.

㉗Chicom (Chinese Communist) Cultural Exchanges, February 1959, July 6, 1959,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Chinese Communist Cultural Exchanges, March 1959, July 28, 1959, USIS-Hong Kong, Records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Microfilm), Part 1: Field Research Report, 1952-1986, Reel. 23, Gale Group Inc., 2011.

㉘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㉙Assessment Report-USIS-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㉚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㉛Status of Research since April 1, 1957, August 27, 1957.

㉜How to Target a Library—Part One: Hong Kong Library One and Two, April 16, 1969, USIS-Hong Kong; How to Target a Library—Part One: If You Can't Bring the People to the Library, Take the Library to the People, June 11, 1969, USIS-Hong Kong.

㉝Inspection Report: USIS-Hong Kong, April 10, 1962.

㉞报告数量庞大,这里不一一罗列,如Office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Further Elaboration", November 3, 1960, Records of U.S. Information Agency(USIA), Part 3, Cold War Era Research Reports, Series A: 1960-1963, in 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0-1975, ProQuest History Vault(HV), Accession Number: 103376-002-0973。

㉟报告数量庞大,在此不一一罗列,如The Image of America—Some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 An Revealed In USIA Data Survey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January 1967, Records of U.S. Information Agency(USIA), Part 1, Cold War Era Special Reports, Series B, 1964-1982, in 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0-1975, ProQuest History Vault(HV), Accession Number: 103380-003-0694。

㊱参见 Mark Haefele, "John F. Kennedy, USIA and World Public Opin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5, No. 1(Winter 2001), pp.63 ~ 84。根据本文的研究,由于美国新闻署在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民调显示当地人民认为苏联比美国更强大,这引发了肯尼迪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另外外层空间项目、争取进步联盟、核武器试验、美军在越南使用落叶剂等诸多事项的决策过程中,都有证据显示肯尼迪受到美国新闻署国际舆论调研工作的显著影响。

㊲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但不是本文直接要处理的问题,故而不展开。

㊳参见 Lu Xun,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pp. 117 ~ 141; Chi-Kwa Mark, "Controlling the American Diaspora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Covert Action, and Propaganda," pp. 177 ~ 215.